

# 烟火豆腐香

■ 梁伯群

悠悠岁月,烟火人间,滑滑嫩嫩豆腐,是烙在我心底的温暖印记。黄豆丰收季节,乡村豆腐飘香。当落霞满天,炊烟袅袅升起,韭菜焖豆腐,香葱滚豆腐,扑鼻的清香,温柔地笼罩着乡村。

闻着丝丝缕缕的豆腐香,我心里特别盼望春节休假。

爸爸在镇上工作,节假日,也能像村里的普通男人一样,费时费力忙活大半天,把一粒粒黄灿灿的豆子,加工成滑嫩嫩的豆腐。

晨曦初现,温暖的阳光,唤醒乡村。妈妈拿出一大竹筛黄豆,细心挑出沙子和变质的豆子,再把粒粒饱满的黄豆,浸泡在水桶里。豆泡软后,爸爸挑担出发,姐姐、我和弟弟们,拿着勺子、盆子跟着,去有石磨的堂姐阿霞家,磨豆浆。

一勺黄豆和勺水,放在石磨口上,爸爸用力推动沉重的大石磨。我们听从安排,隔一会儿,往石磨口加一次水和豆。看爸爸推着石磨,一圈一圈地转动,我很好奇。趁爸爸去提水时,我赶紧去推磨,弟弟们也来帮忙,用尽全身力气,推啊推,纹丝不动。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威武高大起来。当两个水桶差不多装满豆浆,豆子也终于磨完了,爸爸擦汗的毛巾湿透了。

回到家,立刻煮豆浆。那时的农村,家家都有一个大铁锅,叫大镬头。爸爸把豆浆倒进大镬头里,姐姐赶紧烧火,火烧得很旺。不久,乳白色的豆浆煮沸了。爸爸说:“用小火再煮一会儿。”当豆浆的清香,掩盖了稻草燃烧的香气时,爸爸说:“豆浆煮好啦。”

一个半球状的大竹筛,上面铺着一块薄薄的大白布,下面垫着大筛盆,爸爸把豆浆一勺勺倒进白布里。等乳白色的水都流进大筛盆,白布里,剩下一大包豆渣。

我们趁爸爸不注意,偷偷抓了一把又一把豆渣吃。爸爸反复说:“担心你们吃了肚子疼,豆渣留给猪吃。”但我们只知道豆

渣比饭还香,有一股黄豆的清香,放在碗里,加点油盐,就更香了。

爸爸把豆渣倒进泔水桶,仔细清洗干净白布,又把白布铺在半球状竹筛里。爸爸蹲在大筛盆边说:“开始点盐水。”过了一會兒,我们惊奇地发现,本来乳白色的豆浆水中,出现很多悬浮物,水也变清了。爸爸露出笑容,很满意的样子。

爸爸把大筛盆里的东西,倒进大竹筛的白布里,然后等水慢慢沥出,最后白布里装的,就是黄豆的精华——豆腐。我们敢偷吃豆渣,却不敢偷吃豆腐,看它水嫩水嫩的模样,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夕阳温情地普照乡村,一切安详静好。姐姐挑起混着豆渣的泔水,去喂猪,我也跟着去。猪吃得可欢了,响亮的吃食声,我听着心情特别愉悦,不一会儿,猪肚子滚圆。

“谁来烧火?”听到爸爸叫,我跑去烧火,爸爸开始煎豆腐。爸爸指挥:“烧大火。”我就放一大把稻草进灶膛,火苗蹿起、舞动,灶膛里火光亮堂。当爸爸说:“烧小火。”我就烧一小撮稻草。花了很长时间,终于煎好全部豆腐。爸爸把一大碗薯粉水,倒进煎好的豆腐中,盖上锅盖,焖煮一分钟,撒上葱花,大功告成。

三大碗豆腐,摆上饭桌,热气腾腾,闻着香,看着香,吃更香,嫩滑,清香。我们使劲吃,吃得很满足!大声感叹:“滑滑嫩嫩豆腐,真香!好吃!”爸爸妈妈一直开心地笑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滑滑嫩嫩豆腐,其乐融融。

石磨、力气、柴火,成就了乡村人舌尖上的美味。黄豆被爸爸加工后,演绎出来的那份滑嫩清香,在悠长岁月中,与如山父爱一起发酵,弥久醇香,足以在心中回味一辈子,那么温暖,那么治愈。

岁月流转,爸爸做的滑滑嫩嫩豆腐,一直在我心底飘香。



东北初春 萱禾 摄

# 你是一匹奔腾的骏马

■ 李雄生

似一阵狂飙的风  
似一支离弦的箭  
似万里长空一道闪电

河流在你蹄下  
高山在你蹄下  
大地在你蹄下  
连远古和未来都在你的蹄下

你要腾飞在珠峰之上  
你要踏平千顷波万顷浪  
你要闯过海闯过洋

你一身是胆  
你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你要狂飙于苍穹  
你要狂飙于天地

你就是夜幕上那颗星辰  
你就是蓝天上那个太阳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煮汤粿 (外一首)

■ 张玉婷

是从故乡漂出去的月牙吗  
夜夜挂在我的窗口  
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还是那瓣浮在老井里的乡愁  
怎么也捞不起  
一碰就碎作满天星

细看,原来是一碗清汤  
汤里浮着我心心念念的粿  
热乎乎的香气轻裹着我  
我双手紧紧地握住碗  
就像奶娃攥住母亲的衣角  
一刻也不肯松开

再看,分明是故乡的月牙  
曾无数次在我的心头荡漾  
此刻她就在眼前  
眉眼弯弯地看着我  
我悄悄抹去眼角的泪  
她又变成了洁白的煮汤粿

轻轻呷一口汤  
只有故乡水才能熬出这样的甜  
大口吃一只粿  
只有这片土地的馈赠  
经过母亲粗糙的双手  
才会变得这般滋味悠长

归去

日子一叶一叶飘落

就连树上还悬着的几片  
也张开了翅膀  
随时准备着乘风归去

老屋的土灶该是红红火火  
了荔枝柴哔哔剥剥跳起了热舞  
袅袅炊烟里漾着欢乐的笑  
阿妈的眼睛分外明亮

炊烟在瓦屋顶上独自徘徊  
不时踮起脚尖向村口眺望  
龙眼树把头探出墙外  
在暮色里寻觅最熟的脸庞

小院的门始终虚掩着  
门口的灯会一直亮着  
灯下的两个身影很瘦很薄  
土狗旺财安静地伏在身旁

在水泥丛林里穿梭  
衣兜塞满了疲惫和不堪  
霓虹灯下找不到停歇的枝头  
漂泊的心何处可以安放

锣鼓敲响了归家的信号  
醒狮把年味舞得漫天飞扬  
把脸上的风霜轻轻抹去  
我笑着踏上了归途

# 童年,那烟火年味

■ 舍得

新春,满城灯火璀璨  
唤不回,童年那缕烟火的暖

糯米在木盆里  
泡了一整夜的月光  
清晨,踏碓声筛出雪白的粉

母亲揉着云团  
老屋漫开馅料的香  
炊烟轻扬,煮糕滚烫

父亲裁好红纸,写春联  
我歪歪扭扭地张贴门上

小伙伴争抢哑火的炮仗

笑声在院子里轻轻回荡

守岁的灯亮到深夜  
针脚缝着母亲的盼  
压岁钱折了又折  
几毛钱的温热  
焐暖了整个夜晚

如今走在璀璨灯火里  
才明白——年味  
是那一口煮粿的软香  
是童年留在身后的呼喊  
是再也唤不回的那一场  
烟火漫漫

## 小说连载

18

# 网恋

■ 叶进雄

“小徐,你这手……好凉啊!你看你,一点也不会照顾自己,让李总帮你好吗……”

他的话含糊暧昧,热气几乎喷到徐薇的脸上。另一只手竟也抬了起来,目标明显是她的肩膀。

“不!李总!”徐薇最后的“忍耐”线彻底绷断!她出于本能地尖叫一声,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巨大的力量撞开了李国栋那只不安分的手。她踉跄着连连后退,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玻璃文件柜上,发出“哐”一声巨响,胸口剧烈起伏,像刚逃出捕猎网的小兽,带着恐惧和决绝,死死地盯着眼前这个面目可憎的男人。手背上被茶水烫到的地方火辣辣地疼,那份恶心屈辱的触感更是如蛆附骨。

李国栋的手悬在半空,笑容僵在脸上。似乎没料到徐薇反应会如此剧烈。他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眼神迅速沉下来,阴鸷的目光刺向徐薇,那点伪装的温情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露出底下的冰冷和不悦。他缓缓站起身,睡袍下的身体有些臃肿,更添压迫感。“徐薇,”声音变得冰冷,带着高高在上的训斥口吻,“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薇大口喘着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恐惧依旧存

在,但此刻,压倒恐惧的是一种深切的厌恶与累积到顶点的愤怒。那愤怒不再仅仅针对眼前的李国栋,也针对让她泥足深陷的虚拟世界,针对背叛她的人,针对那个将她扫地出门的家!就在他冰冷的注视下,她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她猛地抬起手,狠狠地在刚才被他触碰过的手腕和小臂上用力擦拭,仿佛要擦掉一层看不见的脏污。一下,又一下,皮肉摩擦生疼,但她毫不在意!

这个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李国栋的目光牢牢锁在她用力擦拭的手腕上,瞳孔猛地一缩。那张油腻的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和被冒犯的怒意,还有一丝被赤裸裸嫌弃地下不来台。“你……你干什么?”他终于忍不住低吼出来,脸彻底黑沉下去,“徐薇!你清楚你现在在和谁说话?清楚你的位置吗?”

徐薇停下了擦拭的动作。她抬起头,迎向李国栋那喷薄着怒火和屈辱的目光。很奇怪,当最后这层不堪的假面具被彻底撕碎后,面对这汹涌的怒火,她

心里竟然感到一种诡异的解脱。那份支撑着她忍受这份工作的理由——保住生活、维护那点可怜的自尊——已经被早上的风暴冲击得粉碎。工作?尊严?她还有什么可以失去?

她从随身背着的廉价包里,摸索着掏出一份昨晚被赶出家门时,匆匆用酒店房间的纸笔写下的、皱巴巴的辞职信。纸张在她手中微微颤抖。

她看也没看李国栋那张因惊愕而扭曲的脸,只是艰难地、坚定地向前迈了一步,走到他的巨大办公桌前。

她没有说任何话。没有辩解,没有愤怒的回击,甚至没有再看李国栋一眼。只是深吸一口气,将那页只有一句话“本人徐薇,因个人原因,即日起辞去一切职务。”的信纸,用力拍在光滑冰冷的黑色桌面上。

啪!  
那一声并不响亮,却在这死寂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干脆。

然后,她转过身。

“徐薇!你想清楚!”李国栋在她身后发出震怒的咆哮,声音因为被彻底无视而更加扭曲,“你以为现在经济景气?你这点水平出去能找到什么工作?!还有你那点破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敢走试试?!信不信我……”

后面的威胁变成了模糊的噪音。徐薇没有再听下去。她拉开那扇沉重的、象征着权力和禁锢的门,一步冲了出去,将那咆哮和弥漫着恶臭气息的空间彻底甩在身后。

门外清冷的空气涌入肺腑。她脚步踉跄,几乎撞在办公区走廊的隔断上。没有人在意这个周末清晨的插曲,只有格子间冰冷的金属和亚克力板泛着幽光。她几乎是跑着冲向电梯厅。按键时,手指仍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电梯轿厢四壁光洁如镜。徐薇冲进去,猛地按下关门键。在厚重的合金门缓缓合拢的那一瞬间,镜子里清晰地映照出她苍白的、几乎脱形的脸。

那脸上还有尚未干涸的泪痕。那唇角,在自己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极其短暂地、神经质地向上拉扯了一下,形成一个怪诞的、介于笑与哭之间的表情。随即隐去,只剩下劫后余生般的虚脱和无法遏制的疲惫。